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品行部八

曠達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廷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

烟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迷陽郤曲

莊子||迷陽無傷吾行||無傷吾足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于外則吾行全矣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不足滑和不入靈府

莊子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毁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以||||可|于||注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遊方之外

莊子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

附贅縣疣

決疣潰癰 莊子彼以生為｜｜｜｜以死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忘肝膽遺耳目 見上

旦宅 莊子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而無情死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萬物一府 莊子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死生同狀

箕踞鼓

盆而歌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鼻間栩栩然 莊子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子之用心獨奈何

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而｜｜｜｜也

白駒過郤 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之｜｜忽然而已

解天弢墮天袠

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其｜｜｜其｜｜｜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于此則｜｜｜｜｜｜矣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 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

條風時麗蚊䖟一過 淮南子夫貴賤之于身也猶｜｜之｜｜也毀譽之于己猶｜｜之｜｜也

通塞一情 抱朴子順｜｜而｜｜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

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
糠今君又尚｜｜｜｜｜｜｜｜寧貧賤而輕世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肆志史記魯連傳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
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
｜｜｜養空而遊史記賈生傳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
｜｜焉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金尚餘幾所趣賣供具漢書疏廣傳廣既歸鄉里日
｜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有｜｜｜項枕臥語
｜｜以｜｜注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蜀志簡雍傳雍優遊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
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
｜｜｜｜不持檢素晉書裴楷傳楷性寬厚與物無忤
無所為屈｜｜｜｜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

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之窮乏

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時人多謂之癡

少婦當壚醉臥其側晉書阮籍傳鄰家——有美色——沽酒籍常詣飲——便————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攜酒荷鍤晉書劉伶傳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一壺——使人————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不如即時一杯酒晉書張翰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

羲皇上人　晉書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素琴一張絃徽不具　見上

龍山落帽　晉書孟嘉傳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

亦復何用食為　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聚歛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其標寄如此

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

視馬而已每農桑遠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時｜｜｜｜｜｜則｜｜｜｜｜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

著定命論 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願｜｜｜｜｜

故人齎酒具門生舉籃輿 宋書陶潛傳潛嘗往廬山弘令潛｜｜｜龐通之｜｜｜｜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二兒｜｜｜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按弘江州刺史王弘

留二萬錢悉送酒家 見上

一生不解作諾 齊書張緒傳緒

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 作洛生詠 齊書張融傳融與客閑言|||||為封谿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賊異之而不害也 凌雲一笑 齊書張融傳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見上以此當兩部鼓吹 齊書孔稚珪傳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何必期效仲舉 一身

之外亦復何須 齊書裴昭明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 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軍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停車褰幔與三騶對飲 梁書謝幾卿傳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車前｜｜｜｜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梁書謝幾卿傳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

通隱 梁書何點傳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

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寧當玉碎南史王僧達傳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顔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安可以少無宦情魏書崔孝演傳孝演没没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柳癀魏書柳遠傳遠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沈浮鄉里柳字季雲性粗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聞亦不解見上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園庭之内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撫琴如舊

周書韋孝寬傳孝寬子𤪌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寛子總復於并州戰殁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寛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頽然而醉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論者以為達命

若賢不藉多財 舊唐書劉弘基傳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固｜｜｜｜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

青山白雲人 舊唐書傅奕傳奕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避賢樂聖 舊唐書李適之傳罷知政事守太子太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初罷相｜｜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 舊唐書柳渾傳

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

｜｜｜｜｜也

醉吟先生　舊唐書白居易傳效陶潛五柳先生作｜｜｜｜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將有陳請不與妻謀　舊唐書李日知傳初日知｜｜｜｜而｜｜｜｜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非止足之日

一石止水　舊唐書孔紹安傳孫若思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置于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自唱自舞神氣豪邁　舊唐書王瀚傳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蒲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瀚感之撰樂詞以叙情於席上｜｜｜｜｜｜｜｜｜

壙中賦詩對酌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預為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

｜｜｜｜｜｜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

休休亭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于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于東北楹曰咄語休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着休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

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說激嘯傲多此類也

耐辱居士歌見上

醉臥客懷中舊唐書陽城傳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輙強以酒客辭城輙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丨丨丨丨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

月俸送酒媼見上

含笑入地唐書溫大雅傳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

利于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矣

能勤此無資於人　唐書李襲譽傳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寠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歿後｜｜｜｜｜｜｜矣

寂居化臺　唐書姚勗傳自作壽藏于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穴墳曰復真堂中剟土為床曰｜｜而刻石告後世

松菊主人　唐書韋表微傳表微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擿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不媿陶淵明云

斗酒學士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

談糟粕棄醇醪　唐書王績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也

無心子　唐書王績

傳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織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織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椎傳桃椎澹泊絕俗|||人莫能測其為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放遨嬉里巷自號||||

請為道士還鄉里　唐書賀知章傳|||||||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

和傳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未嘗少別何有往來見上

自號放翁宋史陸游傳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

逢人輒呼貓宋史郭忠恕傳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無貴賤||||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

具衣冠拜石呼石為兄宋史米芾傳知無為軍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遼史耶律和尚傳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為酒仙云

酒仙見上

臨流聞雉作詩見志遼史蕭鐸盧斡傳屏居謝人事一日||||

嗚三復孔子時哉語|古|三章|| 六鑿不相攘 遼史

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蕭蒲離不傳晚年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逺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餘無 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 金史

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隠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 以竿掛

大布犢鼻幝于中庭 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拍

浮酒池足了一生 劉義慶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中便|||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劉義慶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

三日僕射 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

弄畢上車客主不交一言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便｜｜去｜｜｜｜｜｜｜

胸中壘塊故須酒澆 劉義慶世說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之

以手版拄頰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

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曬書

劉義慶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

偶鍛洛邑灌園山陽

劉峻世說注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竝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于｜｜與呂安｜｜于｜｜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

為洛市肆工鴝鵒舞

劉峻世說注語林謝鎮西酒後于槃案間｜｜｜｜｜｜｜｜｜甚佳

琴道酒德

趙璘因話錄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元機蕭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裹頭對客㸌融便過一日

釀王兼麴部尚書

馮贄雲仙雜記汝陽王璡取雲夢石

梵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

因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飲于木杪謂之｜｜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

惟酥梨笋時復在念　范公稱過庭錄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旦以朝服趨局暮則布裘步塵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易｜｜｜徒｜市｜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為常神宗

亦不**質縕袍償酒債**　胡珵蒼梧雜志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之責

行處欠人酒債欲｜此｜｜着緑衣立龍首周密齊東
｜之｜｜尋常行處有本此野語永嘉
甄雲卿字龍友競度日｜｜｜｜｜｜
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隨房乞丐以足
日膳周密癸辛襍識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
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
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
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
扳挽之｜｜｜
｜｜｜｜｜歌姬院持鉢乞食周密癸辛襍識唐裴
休晚年亦披毳衲於
｜｜｜｜｜｜｜不為俗
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局上劫亦甚急林坤誠齋襍
記阮蘭字茂
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
圍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有｜｜｜｜紅牙節曲
陸友仁研北襍志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
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以｜｜其風流如此

勇毅

負石赴河荀子丨丨而丨丨丨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不避義死荀子畏患而丨丨丨丨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之不辱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衲束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丨丨丨丨也有可以加乎

視龍猶蝘蜓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丨丨丨丨丨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按呂氏春秋所載無視龍猶蝘蜓句錄入鱗類

悍人

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説秦王曰｜｜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注悍勇也勇者多迕人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

請纓

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説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願受長｜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説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王陽為孝

｜

子王尊為忠臣 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琅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御曰驅之｜｜｜｜｜｜｜｜｜｜

如尊乃勇 漢書王尊傳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按王東平王

身當水衝 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

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縣剝鼓都亭下

漢書何竝傳初卭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竝具知之以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竝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竝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竝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所｜｜置｜｜｜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寃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閔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閔狀而善之遷竝隴西太守

負王法不得不治

漢書何竝傳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竝為太守故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竝且至皆亡去竝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

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

奪璽綬 後漢書張步傳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侍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徐杖節就車而去 後漢書來歙傳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尤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按囂隗囂

投筆抽刀 後漢書來歙傳歙與蓋延

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而絕

趣索欲上

後漢書岑彭傳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

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鮪見其誠即許降

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後漢書朱暉傳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帝聞壯之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後漢書楊倫傳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吕疾自上曰|

｜｜｜｜｜｜｜｜｜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固敢有辭

割申屈壁 吳志孫峻傳註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竝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

除三害 晉書周處傳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

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

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聞鷄起舞　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荒｜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中流擊楫　晉書祖逖傳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

齊書高帝紀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吾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齊書張瓌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嘗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矣

幾中吾腳

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

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談笑如初取纖扇麾幢樹之堤下梁書
韋叡傳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
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示無動志一門擬朱一門擬白梁書胡僧
祐傳大寶二年侯景寇荊陜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
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
之蒙楯而前南史司馬申傳王僧辯之討陸納也於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
｜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

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總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捽樹頭掣下床 魏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今日之事所不敢辭 魏書于烈傳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竝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

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職｜｜｜｜｜｜｜｜｜乃將直閤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

魏書宋繇傳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

丈夫今曰何為不決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

丨丨丨丨丨丨丨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砍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

直閣將軍伐栢 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丨丨以為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擲老羆當道臥貆子安得過 周書王羆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周書耿豪傳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丨丨丨

｜｜｜｜｜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

肉非黃羊必不畏喫

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舊唐書張說傳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是何縣尉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諭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授樂陽丞

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

唐書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

丨丨一市皆驚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丨丨丨丨威頗自如平生

身中矢鏃百餘五代史唐臣傳苻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丨丨丨所丨丨丨丨而示之曰爾其勉哉震雷破柱

了無怖色宋史查道傳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丨丨丨丨道坐其下丨丨丨丨寺僧異之咸勸以仕

以笏擊蛇宋史孔道輔傳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丨丨丨丨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拔刀遮門宋史張揆傳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丨丨丨止

于｜力治守備遊騎為之却去以片紙署字治瘧疾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其上｜｜｜輒愈人皆異之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金史粘葛奴申傳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廪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闐如汴之闤闠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為東南生路意所背鄉屹若泰山元史張起巖傳臨政決議｜｜｜｜｜｜｜不可回奪冬抱冰夏握火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讐非一旦也若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常｜｜｜還｜｜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拔劍入水

蛟繞其足揮劍斬蛟流血丹水酈道元水經注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遐斬蛟毀｜｜｜｜｜｜｜｜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

璧酈道元水經注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而去示無恡意

皆裂血出濺虎

不敢動酈道元水經注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

射龍酈道元水經注沂水又西流昔韓雉｜｜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叱雷霆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霆繞庭官吏震慴昭符撫案｜之｜｜頓止

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
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施　銑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九

任俠

急難足以先後其一門一人者幾何人懷劒踐壇管子閼兵官之吏國之豪士

管子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内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帶劒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强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

北郭騷

晏子齊有|||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着衣冠令其友操劍

奉而從造於君庭求使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善養私名

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舉國服之

注遊俠之徒也

士患不勇奚患不能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耳｜｜而｜｜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馬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

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不可凌

呂氏春秋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

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奚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可謂士矣

為知已者用

戰國策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憤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閒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

老母在前身未敢許人

見上

自殺激荊軻

戰國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

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郤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丨丨以丨丨丨曰願足下急過太

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江上漁父

史記伍子胥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丨丨有一丨丨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

日｜｜｜｜｜｜｜｜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椎殺晉鄙上見

漆身吞炭史記刺客傳豫讓又｜｜為厲｜｜為啞

魂魄不愧史記刺客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矣｜｜

旁若無人史記刺客傳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游於酒人上見

朱家大俠史記季布傳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氣蓋關中 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少年竊籍其名以行 見上

心勇布諾 見上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 史記欒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辱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欒布｜｜號曰欒公社

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聲聞梁楚閒史記鄭當時傳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置驛馬長安諸郊見上

古布衣之俠

史記游俠傳序｜｜｜｜｜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藏活

豪士以百數 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若得一敵國 史記游俠傳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云

以軀借交報仇 史記游俠傳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塚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眥如故云按解郭解

城西萬子夏 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

馬革裹尸 後漢書馬援傳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

爾曹若健遠相避

後漢書趙憙傳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子在吾憂而不手

子亡吾手而不憂

後漢書郅惲傳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

悼得此乃出
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後漢書馮魴傳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
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
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
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
｜｜｜｜｜｜｜卿為何言遂與俱歸
關東大豪戴
子高後漢書戴良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
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
百人時人為之語曰｜｜｜｜｜｜｜
東西市相斫魏志
閻溫傳注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
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市相斫楊阿若｜
｜｜｜楊阿若
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
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廿一以
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

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毋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便｜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 吳志魯肅傳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弊｜｜爲務甚得鄉邑歡心

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志甘寧傳少有氣力好遊俠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

丨丨丨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梁書裴之横傳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産業之

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疏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遂與僮僕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

墅遂致殷積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

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按之高之横兄交結英雄

不事生産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丨丨丨丨丨丨丨有識者並宗奇之丨寄膽

氣於此人魏書崔秉傳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録事參軍陽平

王勰之為定州秉從為衛軍府録事參軍帶毋極令時

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墮於牀下

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

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丨

丨丨丨急難歸命便能容匿魏書李業興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丨丨委之丨丨

丨丨丨丨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

男兒當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北齊書高昂傳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丨丨丨橫行天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北齊書李元忠傳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奴如其言賊皆捨避

籧篨上作獠儛隋書劉昶女傳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丨丨丨丨丨丨取公卿

子弟膂力雄健者輙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鞲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妙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

餓鶻隊見上

蓬轉隊見上

輟耕牛給喪事

舊唐書竇建德傳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歎息遽

持首祭墓

舊唐書馬季輔傳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其兄者斬之｜｜以｜｜甚為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

安能矻矻

為一儒

舊唐書馬燧傳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

海丨丨丨丨戕 沈表 舊唐書姚南仲傳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丨盈珍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

資費弗計 唐書劉黑闥傳嗜酒喜蒲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丨其丨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丨丨之丨

不質名氏 唐書郭元振傳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丨丨丨丨稷等歎駭

軍門截耳 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鄴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尚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

志義之士 五代史和凝傳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假僕 宋史張詠傳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此||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離乃加吾之上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

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邱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邱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邱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關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

三死之過乎有三不肖之愧乎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乎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訾占者｜｜｜｜｜｜此天下壯士也

事不諧問文開　王粲

英雄記鈔衣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酈道元水經注闞駰稱太子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荊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歌起為詩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按注云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惟陶淵明咏荊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

賢於鉏麑　羅大經鶴林玉露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彦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邪佞

訾讆之人　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

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習舌調吻

亢倉子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而飾辭矣

工取鄙予歡新慢故

晏子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做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乎｜｜乎｜｜乎｜｜乎｜怯乎財薄乎施

膏其脣吻

子華子諸侯之賓客｜｜｜｜｜而爭進諛言

媕婀脂韋

子華子小人之始至於齊也｜｜｜｜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

五惡

尸文子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

反是獨立

見上

熒惑鬼神 尹文子語曰佞辯可以｜｜｜｜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

得之眉睫之間承之言行之先 尹文子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善能飾之｜｜於｜｜｜｜｜｜｜於｜｜｜

滑正恬禍 鶡冠子知足以｜｜畧足以｜｜

匿行易言 荀子｜｜曰詐｜｜曰誕

姦言倚事 荀子飾邪說文｜｜為｜｜｜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偝謾 荀子鄉則不若｜則｜之

姦人之雄 荀子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

姦事姦心姦說 荀子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

口啍 荀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
健無取詌無取||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

鮒入而鯢居

呂氏春秋有人自南方來||||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

赤臭

揚子||||播闕大君
不聞克國乘家註赤臭惡人也

蝎譖

國語雖||焉避之注蝎木蠹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

有其華而不實

國語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殺也
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者將焉用之

摯諂羃縶

戰國策近
習之人其|||也固矣其自||也完矣

傾巧

漢書劉向傳長安令揚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臣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按堪周堪

警

戒衣冠 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見上

腹中鱗甲 蜀志陳震傳李平坐誑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有｜｜｜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按孝起陳震字正方李平字

望塵拜 晉書石崇傳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而｜其卑佞如此

元顯納妾誕為親迎 宋書王誕傳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之｜｜

交無義合行必利動 齊書江謐傳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

丨丨日進滋旨手自煎調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佞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丨丨丨丨皆丨丨丨丨不辭勤劇

狎客南史孔範傳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丨丨

瞻幄坐陪闌檻南史恩倖傳論環纓劒笏俯仰晨昏丨丨丨而竦躬丨丨丨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顔遷闌變鮑久而彌信

遷闌變鮑見上

降人以色假人以辭魏書李訢傳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丨丨丨丨丨丨丨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

郭尖魏書郭景尚傳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丨丨

李錐魏書李世哲傳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

勢等秋風氣同夏日 魏書恩倖傳序且承顏色竊光寵||||||||||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

義孝 北齊書封孝琰傳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曾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

傳粉施朱 舊唐書張易之傳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練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

笑中有刀 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輙加傾陷故時人言義甫||||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

李猫

李猫 見上

兩脚狐 舊唐書楊再思傳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寃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練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賦以譏刺之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紫袍主事 舊唐書楊國忠傅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洛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何如人相對大噱

堪與優人比肩 舊唐書王琚傳明皇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練藥談諧嘲詠｜｜｜｜｜｜明皇益喜與為之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

一身供

七郎貴 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衆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丨丨獨丨丨丨丨之丨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

提口水注 舊唐書韋渠牟傳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丨丨丨丨上謂其講耨有素聽之意動

刓蹄甘辭 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衒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丨丨丨丨丨以附渠牟

代鳴吠 舊唐書李逢吉傳朝士丨逢吉丨丨丨者張又新李續之張

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

人黨魁 舊唐書揚虞卿傳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沈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

人莫能探其膺脉 唐書封倫傳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脯腊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

從旁美歎 唐書宇文士及傳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吹簫乘鶴 唐書張易之傳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寓|裝

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

國奢 唐書竇懷貞傳會歲除中宗夜安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婿為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忻然不恥以自媚於后

五經掃地 唐書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矣

四其御史 唐書郭弘霸傳由革命舉得名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

拜殿 五代史六臣傳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

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為節度副使

獻畫日筆 見上

五鬼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丨丨

果核侑觴 宋史宗室師羃傳韓侂胄用事師羃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羃寂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丨丨丨丨啓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

北珠十冠 宋史宗室師羃傳韓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羃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丨丨丨丨製丨丨丨丨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

犬嘷 宋史宗室師羃傳韓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趙師羃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丨丨叢薄間視之乃師羃也侂胄大笑

拂鬚 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至參

政事畢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丨丨邪謂甚愧之

拭帶垢 宋史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兩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草頭木腳陷人倒卓 宋史蘇紳傳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

香燕 宋史燕肅傳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丨丨按瑛肅孫

和鼓 宋史張士遜傳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論以丨丨目之

筌相 宋史陳升之傳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俯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丨丨

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宋史王安石傳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惠卿為｜｜｜｜

好官須我為之宋史鄧綰傳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

衙內鑽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又謟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汙禮樂之地改衛尉卿

浪子宰相宋史李邦彥傳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謟充位而已都人目為｜｜｜｜

小訓狐宋史葉祖洽傳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

楊三變宋史楊畏傳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從畏吏部引以自助中府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

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曽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日為|||謂其進於元豈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心在南園　宋史何澹傳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快快失意以書乞佀胄有曰迹雖東冶||||南園佀胄家園也佀胄憐之進觀文殿大學士尋移知隆興府

恩王恩父　宋史陳自強傳佀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佀胄為平章軍國事當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佀胄為||||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宋史許及之傳及之謟事佀胄無所不至當佀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佀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佀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

院事當時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語傳以為笑

松壽　宋史程松傳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曰丨丨侂胄詡其名問之答曰欲使鄙賤姓名常蒙記憶爾

領袖庶頑　宋史李知孝傳知孝起自名家尚於仕進丨丨丨丨懷讒迷國排斥諸賢殆盡

短衫窄袴塗抹青紅　宋史蔡攸傳攸字居安京長子也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襍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譊浪語以蠱帝心

胥門十哲　金史胥持國傳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傳汝梅張翰裴元郭邠皆趨走權門人戲為丨丨丨丨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

等皆補外

泯泯芬芬厚顏忍醜逸周書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時維大不弔哉

昭昭畧畧焦氏易林｜｜｜｜非忠信容言多反覆以黑為白

覆白污玉焦氏易林離友絕朋巧言讒慝｜｜｜｜顏叔哀哭

舌斧焦氏易林人面鬼口長｜為｜斷破瑚璉殷商絕後

一簧兩舌焦氏易林｜｜｜｜佞言陷語三奸成虎曾母投杼

西行東望焦氏易林言與心詭｜｜｜｜緜淫洪水佞賊為禍

佞以曳心吳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

拜一相獻一卷李肇國史補蔣乂撰宰相錄每｜｜｜旬月必｜｜｜故得物議所嗤

慙顏厚如十重鐵甲王仁裕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

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摧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也

顧相公一百二十歲　彭乘墨客揮犀熙寧中箪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晏開籠搢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

西城竹園戶　范公稱過庭録王樂道二子實字仲弓寧字幼安卜居許昌幼安晚以上書關元祐得幸致身台輔李彦西城事興幼安以竹園為獻後彦遊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讓彦上坐彦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爾

笑面夜义　陸游續筆紀蔡元慶對答喜笑溢於顔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

鐵左鐵右　周密齊東野語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内外官司官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為｜｜｜｜之類

端笏庭中呦呦而

唱

張鷟朝野僉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剌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丨丨立於丨丨丨丨丨丨其婢隔窻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品行部十

貪虐

踊貴屨賤 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丨丨而丨丨公愀然改容為是省於刑

捽拔其根蕪棄其本 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不窮究其所由生注捽音卒

角而翼 揚子酷吏曰虎哉虎哉丨丨丨也

餓豺狼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

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丨丨丨馬殆必亡者也

麤中 戰國策夫智伯之為人丨丨而少親注麤粗同疏也正曰粗厲少仁愛

峻文決理 史記平準書張湯用丨丨丨丨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慘急刻深 史記平準書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丨丨丨丨為九卿

獄少反 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丨丨丨者注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

駿刑 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丨丨

行賕 史記灌嬰傳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丨丨有罪國除

深文巧詆 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丨丨丨丨陷人

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舞文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興事丨丨

武健 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丨丨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刻轢 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丨丨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擒侯封之家

文惡 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丨丨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注文惡以文法傷害人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上

乾沒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丨丨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刻深吏為爪牙 史記張湯傳丨丨丨丨多丨丨丨丨用者

賊深 史記張湯傳始條侯以為趙禹丨丨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為平**與錢通**史記張湯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少蘊藉**史記義縱傳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縣無通事舉為第一注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狼牧羊**史記義縱傳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成不可使治民**寧見乳虎**史記義縱傳上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無值寧成之怒**重足一迹**史記義縱傳縱為南陽太守南陽吏民｜｜｜｜**不寒而慄**史記義縱傳徙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是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猾民佐吏為治**猾民佐吏**見上**鷹擊毛摯**史記義縱傳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

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丨丨丨丨為治注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禍猾吏 史記王溫舒傳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丨丨丨與從事

敢摯行 史記楊僕傳遷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為丨丨丨注果敢摶擊而行其治也

投缿 史記楊僕傳溫舒復為中尉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丨丨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注缿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君大豪 史記楊僕傳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者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丨丨丨其治中尉如此注焄音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集之以熏逐大姦也

虎而冠 史記楊僕傳溫舒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丨丨丨

次骨 史記杜周傳其治與減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丨丨注其用罪深刻至骨

詆嚴 史記酷吏傳贊自張

湯後網密多｜｜官事寖以耗廢

推減史記酷吏傳贊天水駱壁｜｜注推音直追反減作成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蝮鷙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注蝮蝮蛇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

朴擊賣請史記酷吏傳贊水衡閻奉｜｜｜｜

不操矛弧史記日者傳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者也

嚴削史記太史公自序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為能齊之

貨賂為市漢書景帝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吏或不奉法令以｜｜｜｜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注職常也

漁奪侵牟漢書景帝紀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百姓｜｜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搖手

觸禁 漢書食貨志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不得耕桑繇役

繁劇

晚節遊 漢書魯恭王餘傳子安王光｜｜｜唯恐不足於財注遊與去同猶言貪嗇也

賈人榷會 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注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漢書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發憤罵曰天下謂｜｜｜｜｜｜｜｜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鍛鍊周內 漢書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而｜｜｜之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峻詆 漢書杜延年傳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

地臼木杵 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

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鈦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

鉗鈦 見上注鉗在頸鈦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鈦音第

文致 漢書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不可得反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按整密也反音幡

巧為獄文 見上

吏皆股弁 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繡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虎穴 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賞選守長安

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使與出瘞寺門桓東

放手

後漢書明帝紀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鉆鑽之屬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慘苦無極注鉆音其廉反鍤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考一連十

考十連百

後漢書寒朗傳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

責是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詆欺放濫之文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箠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丨丨丨丨丨丨丨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臧孫猛法
見上
發屋伐樹
後漢書王暢傳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吏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已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丨丨丨丨豪右大震
舉手網羅動足機埳
後漢書袁紹傳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丨丨挂丨丨丨蹈丨丨丨
臥虎
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丨丨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
冀府寺
後漢書樊仲華傳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

穴不入｜｜｜**冠幘劫人**魏志常林傳注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耶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百姓怨叛

公節不立私門日富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詔曰長吏身行貪穢諂黷求容｜｜｜而｜｜｜｜者並謹察之

小廉身障晉書阮孚傳祖約性好財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以著背後傾｜｜｜之意未能平

奢濁晉書范甯傳肆其｜｜所為狼籍

千斛米晉書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

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賣樵鬻水 晉書慕容暐載記慕容評性貪鄙鄣固山泉｜｜｜｜積錢絹如邱陵

虛買券 宋書庾炳之傳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

南俸之半 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夏中甘蔗 見上

運載樵荻 見上

大艑小艄 宋書吳喜傳喜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方艚兼兩 宋書恩倖傳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南金北毳來悉｜｜｜素緼丹魄至皆｜｜

詖黷舊侶 齊書江謐傳謐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

乘皆丨丨丨丨容筵
閑讌必貨賄常客
猛勝 齊書孔稚珪傳論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求丨丨事在
或然**求粟徵魚** 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
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丨丨不厭
愧王忱之出賬丨丨無限巽羊續之懸枯
大張橐 南史宋明
帝紀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時人
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丨丨丨
八百梨 南史王元謨傳元謨營貨
利一匹布責人丨丨丨
丨以此倍失人心
芒屩兩舫 南史王鎮傳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丨
丨丨丨丨他
物稱是
回閤向東 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
侵貨得錢百萬瑩乃丨丨丨丨時人為
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為黃銅 見上
餉白
檀車 南史庾仲文傳歷侍中吏部尚書頗通貨賄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丨丨丨牽丨常自乘

馬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好馬佳驢　南史庾仲文傳

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不又言無政有｜｜｜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問索之

銅物皆鳴　南史江祿傳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元謨尚可　南史宗越傳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猶｜｜｜宗越更殺我

黃牓紫標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宏以介弟之貴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攜布衣之舊郎陀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撿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標之千萬一庫懸一｜｜｜如此三十餘間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生活大可　見上

錢愚論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四盡 南史魚弘傳壯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累金積鏹 南史郭祖深傳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

紙為銅落筆由利染 南史恩倖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刊字｜｜｜｜｜｜｜｜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嬡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

玉署 見上

魚龍雀馬之玩 見上

錦室 見上

奚度拍 南史戴法興傳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

額不能受丨丨丨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勿反顧 見上

天狗下 魏書并祉傳祉自當官不憚强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丨丨丨

毒網

凝科 隋書刑法志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丨丨丨丨害肌膚於後

市曹 北史魏宗室暉傳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丨丨

逢牛

截角 北史魏宗室暉傳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丨之丨生丨丨取丨丨以充其用

十錢主簿 北史魏道武七王傳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丨丨丨丨

白劫 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修義遷吏部尚書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党郡缺修義私已許人

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丨丨此非大賊乎按修義汝陰王天賜之子

貸紫纈 北史封回傳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丨丨丨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綠纁滿意 北史高允傳允從叔濟子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丨丨丨丨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纁布千數

寶物四牀 北史高德正傳德正妻出丨丨滿丨丨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

三斗醋三斗艾 北史崔弘度傳弘度御下嚴急時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丨丨丨不見崔弘

度寧炙｜｜｜不逢屈突蓋

受納響 北史王慧龍傳瓊為光州刺史有｜｜｜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按瓊慧龍之孫

遺馬留奴 北史王慧龍傳領軍元乂使奴｜瓊｜瓊弁｜｜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玆墜矣

西門受東門沽 北史鄭羲傳羲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怯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羊酒｜｜｜賣之

車輻考掠 北史畢義雲傳義雲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所獲甚多

響黷 北史甄琛傳北海王詳奏曰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猶宜劾糾

五車載貨 北史楊昱傳昱奏揚州刺史李崇｜｜｜｜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

陳留章武 北史李崇傳襲爵陳留公後例降為侯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
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
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謂之
語曰｜｜｜｜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河陽錢北史王則傳元象初為洛州刺史性貪在州不法
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皆出其家

參軍築墻北史慕容儼傳代人厙狄伏連天保初儀同三司
尋加開府性嚴酷開府｜｜多是衣冠士族皆加
捶撻逼遣｜｜

董桶剝公北史尉景傳轉冀州刺史大納賄神
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
曰公剝百姓｜｜
｜何為不｜｜｜

羅剎政北史厙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
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
無所寬貸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
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司馬蝮蛇瞋
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
歎曰士文暴過毒獸竟坐免

競銀窟北史郎茂傳茂
為尚書左丞時

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丨河東丨丨茂奏劾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遇崑崙舶 北史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丨丨丨丨至得奇貨果然緱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萬釘金帶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丨丨丨丨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鸞蘆服 北史張威傳遷青州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丨丨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坐廢於家 於菟 北史趙仲卿傳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丨丨 羅織經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告密丨丨丨丨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 定百脈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丨丨丨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䰟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囹圄如市

舊唐書刑法志監察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嚚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丨丨丨丨以目

朝廷賜絹媿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於殿庭丨丨數十疋以丨其丨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徙文

舊唐書韋嗣立傳弄法丨丨傷人實甚

充車聯駟

舊唐書畢構傳璽書勞曰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令之從職以丨丨丨丨為能

石國琵琶

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丨丨大塊丨丨十餘石真金五六馱駞名馬寶玉稱是

喜鵲 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

紙筆錢 舊唐書趙博宣傳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為贓

債帥 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鮮矣

例竟門 舊唐書來俊臣傳與侍御史王弘義等同惡相濟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

謂麗景門為｜｜｜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來索**舊唐書索元禮傳性殘忍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而起天下之人謂之｜｜**獄持**舊唐書索元禮傳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斫楔轂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鄰穢溺曾不聊生號為｜｜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羅鉗吉網**舊唐書羅希奭傳為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稱｜｜｜｜惡其深刻也**毛敬裴畢**舊唐書敬羽傳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之稱**江滕蔣號**唐書江安王元祥傳性庸遴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

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

給麻二車 唐書滕王元嬰傳帝嘗賜諸王緣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助為錢緡

三十六姓榜楚

百慘 唐書吉頊傳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閥生平所牾者凡｜｜｜｜捕縶詔獄｜｜｜｜以成其獄天下冤之

徇貨掊貲 唐書盧懷慎傳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剿剝烝人雖坐流黜俄而還復｜｜｜｜｜訖無悛心

鷙擊狼噬 唐書王鉷傳李林甫方興大獄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鉷所推陷多抵不道

以叔明為鑒 唐書李叔明傳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云

栽窾受珍 唐書王伾傳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為巨匱｜｜｜以｜｜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錢

徧天下　唐書王鍔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黨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箸

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

沓墨　唐書王仁皎傳子守一無賴藉財蓄巨萬皆籍入

澤吻磨牙　唐書酷吏傳序索元禮來俊臣之徒紛紛並興｜｜｜｜噬紳纓若狗豚於官

然

取公鐵籠　唐書索元禮傳後以背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來元禮服

罪

闕魚　唐書周利貞傳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公

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闕得之刺史大笑

三豹　唐書王旭傳監察御史李嵩李

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逢教值三豹

隨年杖　五代史劉銖傳徙鎮平盧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

杖合歡杖

之丨丨丨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丨丨丨

拔釘錢 五代史趙在禮傳在禮所至邸店羅列積貨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會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丨丨丨

真蛟蜃 五代史南漢劉龑世家龑性苛酷為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為丨丨丨也

羅端公 宋史選舉志太宗謂宰臣曰薛智周以侍御史守婺政以賄成聚斂無已其土產富於羅州民謂之丨丨丨則為治可知矣

鼠彈箏 宋史刑法志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左軍巡卒繫縛搒治謂之丨丨丨極其慘毒

施杖移晷 宋史石保興傳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峻刑罰每捶人令緩丨其丨丨丨方畢

名士運糧 宋史石保吉傳累世將相所至峻暴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

丨丨嘗械以丨丨

致鐵羅漢 宋史曹翰傳江州陷翰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丨廬山東林寺丨丨丨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放鬻市家子 宋史趙上交傳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衆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丨丨丨丨李澣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受名園 見上

鐵橜 宋史趙逢傳逢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為丨丨

取畫鷹 宋史孫沔傳沔在杭州州人許明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丨其丨丨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

三虎 宋史王嵎傳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

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丨丨仁宗聞之
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爲也莫逢
玉汝宋史韓縝傳以天章閣待制知泰州嘗宴客夜歸
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
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
職分司南京泰人語曰寧逢乳虎丨丨丨丨其暴酷如
此按縝
字玉汝朱衣納第宋史董儼傳儼不學無操行所至辱
納貨賂嘗令引贊吏效製丨丨每夕
丨儼丨丨而潛以
輕帛製衣易之都人不敢偶語宋史崔台符傳爲大理
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
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
鍊箠掠成之丨丨丨丨惴栗至丨丨丨丨數年間麗文法者
且萬
人書題無并字不開宋史陳自强傳嘉泰三年拜右
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
顓朝權苞苴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
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丨丨丨丨丨則丨丨諧價後

序｜｜宋史陳自強傳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而｜｜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塡三省不與也

蜈蚣謠宋史吳淵傳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之｜

蟇蝕月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乂所至刼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蜀人悉苦之

大校遼史太祖紀闌獄官涅离擅造｜｜人不堪其苦命誅之

雷半千金史雷淵傳拜監察御史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

麻椎相公金史蒲察合住傳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推擊人號｜｜｜｜

半截劍金史蒲察合住傳李運使特立號｜｜｜言其短小鋒利也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闇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大披挂元史刑法志鞫獄輒施以｜｜

丨及王侍郎縄孝并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十虎 元史張懋傳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郡萬戶蘇良恃勢為暴為之翼者有丨丨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誅十虎者奪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悅

開闌牢發毒矢 桓寛鹽鐵論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今廢其紀綱壞其禮義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丨其丨丨丨以丨丨也

法繁秋荼網密凝脂 桓寛鹽鐵論昔秦丨丨於丨丨而丨丨於丨丨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

季蛇叔虎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野心苦怒黷貨無厭

老慵 焦氏易林丨丨多欲奬政為賊

撲滿之誡 葛洪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丨丨丨敗可不丨歟

契疏鞅掌 劉義慶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

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丨丨丨丨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燭下散籌見上橫

流溪鄺道元水經注桒盛引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丨丨丨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泉飲者輙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

違棄餘魚之旨顔氏家訓誡幼輿臟賄黜削丨丨丨其丨丨丨丨丨也按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盍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故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漁者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京師三鐵張鷟朝野僉載王怡為中丞憲臺之鐵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鐵崔泰之為黄門侍郎門下之鐵號為丨丨丨丨

金牛

刺史張鷟朝野僉載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

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

鳳曬翅 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為｜｜｜｜獮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

不用書言筆語 張鷟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你｜｜｜｜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

襄樣節度 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頔為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為｜｜｜｜

蟲食穀 段成式酉陽雜俎蝗蟲腹下有梵字舊言｜｜｜者部吏所至侵漁百姓則

渠伊 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

錢捋髭錢 鄭文寶江表志張崇帥廬江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明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相慶輒歸又徵｜｜｜

啄木鳥詩 彭乘墨客揮犀吉水令治邑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馬道爲｜｜｜｜云翠翎迎日動紅觜嚮烟雛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才離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濶茫茫爭奈何

何止如大暑 邵伯溫聞見前錄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周祖得公遂至大用公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續壽衣 李畧該聞錄開寶中

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不得輙有獻送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嗤者王歫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最為中的

鷺鷥詩見上

賄門葉廷珪海錄碎事陸贄奏議若無恥懼更啟｜｜言受人饋餉也

驕奢

人滿天概管子釜鼓滿則人概之｜｜則｜｜之

矜物無大士管子｜｜之人｜｜

｜馬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

滿虛見上

自予雄管子高為

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丨丨丨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

琅湯凌鑠人 管子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丨丨丨丨丨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

奮盛苓落 見上

持盈揣銳 老子丨而丨之不如其已丨而丨之不可長保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 老子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丨丨者不明丨丨者不彰丨丨者無功丨丨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注贅貪也矜伐之人不過斂餘祿食為貪行行去聲

餘食贅行 見上

恣睢 子華子小人丨丨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勢其受禍也必酷矣

戴威滿頭 揚子丨丨丨丨君子不足小人有餘注小人務威則奢僭過慝故有餘

視人如芥 抱朴子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偓伊側立低眉屈膝奏附權豪因

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蜚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

生貴史記田蚡傳武安者貌侵｜｜甚注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

大橫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跋扈後漢書梁冀傳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横當朝羣臣目冀曰此｜｜將軍也

食日萬錢無下箸處晉書何曾傳性奢豪｜｜｜｜猶曰｜｜｜｜

食盡四方珍異晉書何劭傳｜必｜｜｜｜｜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粘沃釜蠟代薪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崇以｜｜｜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

如此

紫絲布步障錦步障見上塗屋以椒見上超四豪踰五侯晉書石崇傳論｜｜｜而取富｜｜｜而競貴拜勢晉書何遵傳機為鄴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懼傷風化機不以為慭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讐按機兼皆何遵子陵駕人物見上眼遠視鼻刺天晉書王沉傳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罔嚮而｜｜｜繆亂而｜｜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宋書恩倖傳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馬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當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

丨丨丨丨丨故造次使辨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作領軍面向人 梁書韋粲傳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丨丨丨丨丨丨丨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徐君蒨傳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謡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駱駝負函盛水

養魚自給 隋書虞慶則傳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潘郎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丨丨

佩玉魚 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

溺器七寶裝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

自娛至於｜｜皆以｜｜｜｜之

西湖燈火 宋史賈似道傳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中｜｜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 金史白撒傳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押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以人乳飲㹠 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纚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炭不經煉難於餐啗 康駢劇談錄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

食不以充詘為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其宴為説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氷玉肴羞每至曽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眄良久咸若飡荼食蘗李莫究其由以失餁為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説豈謬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丨丨丨丨是以丨丨丨丨僧撫掌大

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産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餒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慚靦無復對詞

肉臺盤 馬令

南唐書義死傳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丨丨丨時人多效之按晟孫晟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七

人事部一

貴賤

賢身貴體管子雖有丨丨丨丨毋其爵不敢服其服庭厨置冈墨子成湯舉伊尹於丨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丨丨之中授之政西土服義之雕虎尸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甙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獶也跡賤者丨丨丨丨也吾日試之矣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

肥晉國黜之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游其庭者侔於朝必下車而揖之

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列子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窮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

乞兒馬醫列子路過丨丨丨丨弗敢辱也

國爵并莊子至貴丨丨丨焉

賤生於無所用鶡冠子不提生於弗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

酒保官奴 鶡冠子伊尹丨丨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丨丨丨

庭有陳鼎家有三歸 韓非子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監門御旅 荀子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丨丨丨丨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

勢在本朝退編百姓 荀子人主用之則丨丨丨丨而宜不用則丨丨丨丨而愨

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荀子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位賤尚葈 淮南子夫瞽師庶女丨丨丨丨摧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

朱輪駟馬金朱煌煌 揚子食如蝗衣如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長寶 抱朴子官髙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丨丨而無憂焉

卑碎 抱朴子出自丨丨由微而

者皁隷抱朴子丨丨之巷不能行金銀之熱烈抱朴子生乎世貴之門居乎丨丨之勢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

高位實疾僨國語丨丨丨丨丨厚味實腊毒

畎畝之人或在社稷國語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

壽寵國語若血氣强固將丨丨得沒

轉轂連騎炫熿於道戰國策當秦之隆黄金萬鎰為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位尊多金戰國策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丨丨丨丨而丨丨

逐夫廢屠戰國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丨丨朝歌之丨丨丨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長輓戰國策秦自四境之内執法以下至於丨丨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註長為輓車之人

佩六國相印史記蘇秦傳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

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乎

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 史記蔡澤傳吾｜｜｜｜｜｜｜｜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註刺齒二字當為齧

襁緥封侯 史記衛將軍傳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為三｜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文君當鑪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

縣令負弩矢先驅 史記司馬相如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蜀人以為寵

流庸 漢書昭帝紀｜｜未盡還註師古曰流庸

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愍隷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生為ㄧㄧ死為轉屍

咸出庸保之中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ㄧㄧㄧㄧㄧㄧ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

卑字 漢書五行志厥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ㄧㄧ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漢書楚元王傳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

遠迹羊豕間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ㄧㄧㄧㄧ之ㄧ非遇其時焉能至此位乎

離疏釋蹻 漢書王褒傳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ㄧㄧㄧㄧ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廬兒 漢書鮑宣傳蒼頭ㄧㄧ皆用致富註孟康曰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

為盧兒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漢書蕭望之傳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

｜扶風官屬拜謁車下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府門｜｜掾史數百人｜｜｜｜

析圭儋爵漢書揚雄傳客嘲揚子曰吾閭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縈父母｜人之｜｜人之｜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猥先諸君行佩金紫後漢書馬援傳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

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我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起自孤生 後漢書張霸傳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不宜與白衣會 後漢書崔駰傳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曰為｜｜｜｜｜｜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

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 後漢書蔡邕傳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遂

巡放縱不足以況其易

厮臺 後漢書黨錮傳片言違正則｜｜解情註厮臺賤人也

解草衣 後漢書周紆傳徵拜

升卿相 後漢書黨錮傳或從徒步而仕執圭｜｜｜呂｜｜｜

賣菜傭 後漢書周紆傳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呂對紆厲聲怒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呂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馬磨自給 蜀志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

小草民 蜀志秦宓傳願明府勿以仲父之｜｜｜

農瑣 晉書懷愍紀論取鄧艾於｜｜

寒悴 晉書張華傳卞以貫言假於｜｜｜后詠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自須呂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吏有疑於卞耶按卞

長居戶限上 宋書劉穆之傳瑀字茂琳少有才氣願為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劉卞

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丨丨丨丨丨因求益州世祖許之

建旆垂組宋書張興世傳贊鶺浦授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丨丨丨丨豈徒然哉

江徐宋書徐湛之傳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丨丨焉

衣狐坐熊宋書王僧達傳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丨丨丨丨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

元徽四貴宋書袁粲傳丨丨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丨丨案南齊書曰秦時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為四貴至是乃復有焉

地籍膏腴位居時望齊書張敬兒傳袁褚遺寄劉乂國之近戚數臣丨丨實為丨丨人丨並丨丨丨

朱衣官齊書呂安國傳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丨丨丨也

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齊書荀伯玉傳

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為之語曰｜｜｜｜｜｜｜｜｜

永元六貴

齊書江祏傳｜｜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

鄧禹笑人

齊書王融傳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行逢大䑸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

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

見上

人孤地絕

梁書武帝紀天監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

牛監羊肆寒品後門

梁書武帝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結綬金馬高議雲臺

梁書江淹傳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岩石之下次則｜｜｜｜之庭｜｜｜｜之上

朱

輪華轂擁旄萬里 梁書陳伯之傳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何其壯也

影纓天閣綴組雲臺 梁書張充傳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既謝廊廟之華｜｜｜｜終慚衣冠之秀

亦是傳中一事 梁書徐勉傳天監二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日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我亡後｜｜｜｜｜

擁旄推轂珥金拖紫 梁書明山賓傳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州不稔啟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吏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

酒雖出撫大藩｜｜｜｜｜｜｜｜｜而恒事屢空間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回豈貎以步文昌

聳高蟬而趨武帳 梁書何敬容傳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可謂盛矣

並驅鹵簿 梁書朱异傳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職｜｜｜｜｜近代未之有也

墜茵席落糞溷 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於｜｜之上自有關籬牆｜於｜｜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厮養户 魏書孝文帝紀詔｜｜｜之｜不得與士民婚

素身 魏書孝明帝紀詔曰選衆

而舉其來自昔朕纘承大業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哲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採茲聲實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薦其所知不限丨丨居職必使精辯器藝具注所能然後依牒簡擢隨才收敘庶濟濟之美無替往時蹇蹇之直有申茲歲

儒貴 魏書宗室匡傳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丨丨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

任城王兒可是賤也 魏書宗室順傳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

八公 魏書長孫嵩傳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

父子並乘

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丨丨

軒軺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時人榮之

體襲朱裳腰紐雙佩魏書高允傳舉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

｜｜｜榮曜當時風高十載

夕脫羊裘朝佩珠玉魏書高道穆傳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道固既登龍門孫蔚猶沈涓澮魏書孫惠蔚傳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而｜｜｜｜｜｜朕常以為負矣

仗節還家云胡不樂魏書董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為司空司徒引徵為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為倉曹參軍出為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為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

髙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勤學所致**見上**再居左轄**周書韋瑱傳瑱明察有幹局丨丨丨時論榮之**曾未十旬遂遷四職**周書唐瑾傳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搢紳以為榮**十四為本縣令**周書泉企傳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丨丨丨丨丨丨按仲遵企子**綰銀黃列鍾鼎**周書孝義傳序若乃丨丨丨丨丨丨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白丁**隋書李敏傳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並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為婚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

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耳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

朱門陳戟 隋書薛道衡傳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

內榮 北史田益宗傳益宗生長邊地不願｜｜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

尚書員外郎直第 舊唐書裴寂傳遣｜｜｜｜｜一人每日更｜寂｜其見崇貴如此

為卿一門 舊唐書溫大雅傳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耳

以一榻置笏 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

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佩大橫刀 舊唐書王及善傳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披｜辟不得至朕所卿｜｜｜｜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位為上相爵為真王 舊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臣｜｜｜｜｜｜｜｜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

白頭走小生前 舊唐書令狐峘傳峘授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為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

亦無恨峘曰諾即以容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

七載秉鈞調四序舊唐書崔鉉傳會昌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之句儒者榮之

先捧紫泥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之句

本鄉列戟舊唐書張介然傳天寶中因入奏稱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元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行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疋令宴集里閭以寵異之||||自介然始也

姓氏司空官班御史舊唐書司空圖傳名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擕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擕嘉其高節厚禮

之嘗過圖舍手題於壁曰｜｜｜｜貴｜｜｜｜畢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

赤牒 唐書高祖本紀賜為父後者襲勛爵｜｜官得為真

內相 唐書百官志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又以為天子私人

天子私人 見上

五宅車騎爛若萬花 唐書楊貴妃傳十月帝幸華清宮｜｜｜｜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川谷成錦繡

寒鄉凡裔 唐書穆宗尚宮宋若昭傳若昭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性素潔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為姻對聽其學

寒穴 唐書太平公主傳主每奏事涓數徙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躐進至侍從旋踵將相

日給御膳引與同坐 唐書裴寂傳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

食｜｜｜｜視朝必｜｜｜｜入閤則延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

衣錦晝遊 唐書張士貴傳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耳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之歎曰｜｜｜｜｜｜｜｜｜｜｜也

鳴珂里 唐書張嘉祐傳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

楊家三喜 唐書楊敬之傳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

拾遺何難判官何易 唐書竇羣傳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還羣侍御史為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其｜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一｜｜帝壯其言不遣

江南一吏 唐書

賔羣傳王叔文雅不喜羣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賔代恩恃寵君此時逡巡路傍｜｜｜｜耳今君又處賔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

對擁旄節 唐書楊汝士傳鎔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四川乃族昆弟｜｜｜｜世榮其門

四時仕宦 唐書傅游藝傳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

十阿父 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柴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

四踐兩府九居八座 宋史張齊賢傳齊賢｜｜｜｜｜｜｜｜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

鬻鞍材 金史僕散安貞傳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

青巾紫衣 元史順帝紀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婦女服｜｜不許戴笠乘馬

乘車入禁

給扶升殿元史桀李傳賜大小車各一許丨小丨丨丨中仍丨丨丨丨口目雙掩聲

眺俱明劉肥新論勢均就壁則丨丨丨丨過必鬬適則丨丨丨丨未笄封渭陽君王梁娛雄記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丨丨丨丨為丨丨丨丨於鄧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鄧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枕天子膝尉遲樞南楚新聞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丨丨丨丨一覺使司天奏有客星犯帝座足矣

遠比趙公近同郭令孫光憲北夢瑣言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丨丨丨丨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丨丨丨丨二十四考中書

殊拜錢希白南部新書貞

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員外郎裴泰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也

十一待制

錢希白南部新書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弘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寂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鄰一品

錢希白南部新書有范師姨者知人休咎為顏魯公妻黨顏嘗問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於||顏郎所望何其卑也顏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余之滿望也范指坐上紫絲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是

五鳳齊飛

歐陽修歸田錄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入翰林

客作兒

王楙野客叢書吳曽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余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為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作受雇者為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表翻謂人曰那家小兒為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

皆有所自

相公公相子 陸游老學菴筆記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丨丨丨丨丨蓋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弟草兄麻 王明清揮塵前錄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文昭為翰林鏁宿禁中面對聆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丨丨丨丨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

狀元登庸 王明清揮塵前錄本朝丨丨丨丨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

世掌絲綸 王明清揮塵前錄唐朝丨丨丨丨以為美談而本朝以來兄弟居禁林者實可象儀弟望之儼宋元憲景文王荆公和父韓康公持國蘇翰林子由曾文肅文昭蔡元長元度鄭子裳子文張康伯賓老宇文仲達叔通

父子則李文正昌武冕文元文莊梁翰林固懿肅適蔡文忠仲遠延慶錢希白子飛蘇儀甫子容一家則張尚書洎唐公瓌遼明璪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長而淳父元長又父子也錢氏又有純老穆父馬業道卿少蘊而蔡君謨之於元長兄弟亦一旋也外制則前人俱嘗掌之惟曾南豐與文昭文肅兄弟三人馬孔經父常父劉遼父贛父與從子少馮又對掌內外制

執七朝政　王明清揮麈前錄

也近日於洪忠宣父子間再見之

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為英宗副樞為神宗樞使次子正獻為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舜徒為太上皇右丞相繼｜｜｜｜真盛事也

三入相　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白士　儒林公議張詠在｜｜間意驁不羣

貧富

千歲毋出食管子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此謂本事巨家管子｜｜｜以金｜｜以幣小家｜｜以幣家粟可食三軍管子丁氏之｜｜｜｜｜之師注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雕卵雕橑管子故嘗至味而羅至樂而｜｜然後瀹之｜｜然後爨之注皆富者所為也債而食管子問邑之貧人｜｜｜者幾何家知足老子｜｜者富注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如布帛之有幅晏子且夫富｜｜｜｜｜｜馬為之制度始無遷也嬰之家不貧晏子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

終再拜而辭曰｜｜｜｜｜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長年負薪晏子景公遊於壽宮睹｜｜｜｜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樵蘇弗繼子華子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之｜｜糊其頤頻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

糊其頤頻於人見上

見廉見義墨子貧則｜｜富則｜｜

試太行之獶尸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獶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

貧者士之常列子｜｜｜｜｜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齊國宋向列子｜之｜氏大富｜之｜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

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列子楊朱

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

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

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

從馬醫而食 列子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富而使人分之 莊子｜｜｜｜｜｜則何事之有

國財并 莊子至富｜｜｜馬

正緳係履 莊子莊子衣大布而補之｜｜｜｜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

環堵之室 莊子原憲居魯｜｜｜｜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蓬戶桑樞（上見）**甕**

牗二室見上 軒車不容巷見上 杖藜應門見上 正冠纓絶捉衿

肘見納屨踵決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而｜｜｜｜｜而｜｜｜｜｜而｜｜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耳營聲口嗛味莊子今富人｜｜｜鐘鼓管籥之｜｜｜芻豢醪醴之｜

富涯韓非子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之｜｜乎

肩然藏千溢之

寶荀子有人於此｜｜｜｜｜｜｜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渾渾如泉源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汸汸如河海暴暴如邱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衣若懸鶉 荀子子夏貧｜｜｜｜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註守後門至賤者 與後門者同衣 見上

芻豢糟糠 荀子世無王窮賢良暴人｜｜仁人｜｜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青黃相錯不可為象 淮南子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扎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註纂繪也解扎裘敗解也煬炙也 短褐煬竈 見上 顏餒 揚子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其｜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 簞瓢捽茹 揚子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亦山雌也何其臞 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抱朴子自叙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

於庭宇蓬蒿塞乎階霤｜｜｜｜｜｜｜

假舉倍息抱朴子貧人｜｜｜｜田宅割裂以託盡

僊栖倒裝而無餘

靡衣鮮食文中子士有｜｜｜｜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註奢罕德

懸磬國語室如｜｜野無青草

官不備宗器國語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其｜｜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

脯一束糗一筐國語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

朝不及夕見上

陶衛戰國策裂地定封富比｜｜註魏冉封陶商君姓衛｜

中民史記漢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

糟

糠不厭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三歸反坫史記管晏傳管仲富擬於公室有｜
｜｜｜齊人不以為侈落魄史記酈生傳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無以為衣食
業家僮八百史記司馬相如傳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人程鄭亦數百人徒四
壁立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家訾累數巨萬
史記酷吏傳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矣一馬
且不全見上履有上無下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
雪中｜｜｜｜｜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量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傳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
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其｜｜｜｜｜素封史記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

比者命曰丨丨

與千戶侯等

史記貨殖傳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丨丨丨丨丨

比千乘之家

史記貨殖傳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坻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箇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鹽豉千瓵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丨丨丨丨丨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

非吾財

本富末富姦富史記貨殖傳是故｜｜為上｜｜次之｜｜最下傾郡傾縣史記貨殖傳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中者｜｜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漢書張安世傳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黑綈夫人自紡績｜｜｜｜｜｜｜｜｜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王陽能作黃金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

漿酒藿肉漢書鮑宣傳奴從賓客｜｜｜｜蒼頭廬兒皆用致富註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

無儋石儲漢書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乏｜｜｜之｜晏

如也**所願不過一金**漢書敘傳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合錢買驢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東觀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乏與同舍生韓子｜｜｜｜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按此光武潛龍時事

金穴後漢書光武郭皇后紀郭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

溫衣美飯乘堅驅良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

富逸後漢書李通傳家居｜｜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

守錢虜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閒當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

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

樊重庶幾君子之富後漢書樊宏傳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廼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廼｜｜之折契止訟其｜｜｜｜｜乎

貲財億七千餘萬後漢書梁冀傳扶風

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廼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拷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

三十餘萬

萬

後漢書梁冀傳冀則貨縣官斥貲合——————以充王府

鮮車怒馬

後漢書第五倫傳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以財貨自達

寫書受直

後漢書班超傳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後漢書仲長統傳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

之附敗而不可飲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處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子

孫恥失先業後漢書陳蕃傳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尚｜愧｜其｜｜

甑中生塵

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後漢書范丹傳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

千頭木奴吳志三嗣主傳註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州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

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奚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

北阮南阮

晉書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丨丨富而丨丨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見上

鴻臚丞差有祿

晉書阮修傳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丨丨丨丨丨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家有二千萬

晉書庾敳傳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曰下官丨丨丨丨丨隨公所取矣

家成市里

晉書羅尚傳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富則盛貧則病

宋書顏延之傳嘐曰｜｜｜｜｜｜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愛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蟬腹龜腸

齊書王僧虔傳｜｜｜｜為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遂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名後堂山為首陽

齊書武陵王曄傳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柈中菰菜鮑魚而已又｜｜｜｜｜｜｜蓋怨貧薄也

五日不得食

齊書王智深傳家貧無人事嘗餓｜｜｜｜｜掘莧根食之

埒陶白巨程羅

梁書任昉傳富｜｜｜貲｜｜｜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

賓客三百餘

人器皆金玉雜寶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艄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見上

金鋪玉舄飧食

牛衣陳書宣帝紀至今貴里豪家丨丨丨丨貧居陋巷丨丨丨丨稱物平施何其遼遠

鬼笑南史劉粹傳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

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丨所丨也遂止

無褌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少時當於南蠻國中擲博丨丨褰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冬月葛練南史任昉傳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丨丨著丨帔丨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按練裙當為練裙

三級魏書太武帝紀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為丨丨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藏鏹巨萬魏書張僧皓傳好營産業孜孜不已丨丨丨丨他資亦稱是

牛馬以谷量北齊書婁昭傳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丨丨丨丨丨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

緣漢千餘里間第宅

相次周書李遷哲傳遷哲累世雄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非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醼盡生平之樂

積龜貝實倉廩周書孝義傳序｜｜｜｜｜｜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

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隋書李德林傳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

衣冠窘之舊唐書德宗紀丁丑詔文武常參官共賜錢七百萬貫以歲凶穀貴｜｜｜｜故也

西蜀王孫之室東海麋竺之家舊唐書李密傳密大修營塹以

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翻同原憲之貧｜｜｜｜｜｜｜俄成鄧通之鬼

田彭 舊唐書郝處俊傳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

天子誠使 舊唐書鄭餘慶傳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必｜其｜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地癖 舊唐書李憕傳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

孤寠 唐書鮑防傳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彊志於學善辭章

篋無舊蓄櫬無新衣 遼史耶律韓八傳死之日｜｜｜｜｜｜｜｜遣使弔祭給葬具

跣露 金史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恒元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辯之且賙卹焉

無十金之業 元史楊奐傳奐不治生產家|||||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

萬石王家 元史王磐傳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

舂蓬稗炊藜莧 元史李德輝傳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而食之

朱張家 元史吳鼎傳浙有兩富豪曰|||多貸與民錢

編荆為牀 郭憲洞冥記董謁字仲元武都都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聚鳥獸毛以覆其上

家無斗筲鳴琴在室 桓寬鹽鐵論田疇不修男女矜飾||||||||

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 桓寬

鹽鐵論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雲行於塗轂擊於

道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鬭鷄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歈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急

把珠載金焦氏易林范公陶夷善賈飾資東之營邱易字子皮丨丨丨丨多福利歸朽輿

瘦四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不任駟衢轡君子服之談何容易賁袍續食焦氏易林丨丨丨丨糟糠丨

不飽

力作自到 王充論衡｜｜不求富貴｜｜矣

粳糧緼袍 袁宏後漢紀夫饑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灩瀫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

寶井 王嘉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

夜月晝星富無匹 王嘉拾遺記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其上以稱量其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

瓊廚 見上

寶庭 王嘉拾遺記糜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

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丨丨

金溝　劉義慶世說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丨丨丨

開庫一日　劉義慶世說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丨丨丨丨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兼山海　揚衒之洛陽伽藍記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丨丨丨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

雉頭狐腋

畫卵雕薪　揚衒之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在秦州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

姓猶能｜｜｜｜｜｜｜｜｜｜｜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

吞紙實腹抱犬而卧 顔氏家訓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以｜｜寒無氈被｜｜｜｜犬亦饑虚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

屋室破漏竅如七星 馮贄雲仙襍記鄭廣文｜｜｜｜自下望之｜｜｜｜

糠市 馮贄雲仙襍記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

｜錢徑 王仁裕開天遺事王元寶以銅線穿｜甃於後園花｜中貫其泥雨不滑也

聽寺鐘謁齋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飡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荊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

至富敵貴 錢希白南部新書元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

對曰臣請以絹一疋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横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寳問之元寳曰見一白物横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不見元皇曰我聞丨丨可丨丨朕天下之貴元寳天下之富故見耳元寳又年老好戲謔出入市里為人以錢文有元寳字因呼錢為王老盛流於時矣

軟盤

彭乘墨客揮犀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歳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着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别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

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晏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既而二十㸑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丨丨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翻然而去畧不揖客晏卿獨步而出

食烏昧草

王稱東都事畧范仲淹傳歲饑出使安撫東南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丨丨丨丨者擷草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

足穀翁

趙德麟侯鯖錄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産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無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丨丨丨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七